

《鲁迅与林语堂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鲁迅与林语堂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2028513

10位ISBN编号：7202028514

出版时间：2003-12

出版社：河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董大中

页数：35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鲁迅与林语堂》

内容概要

这个题目有很大的难度。不仅因为鲁迅是很难写的，还因为林语堂太丰富了，也太复杂了。他写了建这么多书，有些书是用英文写的，至今仍不能看到。他的人生道路也很特殊。

当然，阐释林语堂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。把林语堂跟鲁迅放在一起，与其说互为参照，毋宁说把鲁迅当做标尺，丈量林语堂的高矮肥瘦，更妥当一些。鲁迅是文化巨人，是民族英雄。他是在中华大地上，用全人类文化的乳汁养育出来的。他的始终站在全人类文化前沿的伟大魅力，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的爱，他跟一切强权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，他对人的价值的勇敢捍卫，使其他各色各样的文化人士，都显得不够高大。林语堂虽然著述甚多，但在鲁迅面前，也只能算是参天大树旁边的一棵冠盖如云的梧桐。

1、知我者，谓我心忧——记林语堂与鲁迅文/张素闻1924年，《语丝》创刊的时候，年未三十的林语堂便与长他十四岁的鲁迅站在一起，那时，林语堂与鲁迅一样热衷政治，思想和行为都很激进。1925年冬，林语堂曾走上街头，拿竹竿和砖石，与学生一起，直接和军警搏斗，为了他心目中的真理，甚至不要“脸面”，写《祝土匪》这样的文章。鲁迅创《莽原》的时候，林语堂也是重要撰稿人。1926年，鲁迅打落水狗的时候，林语堂在《京报副刊》上登出自己绘制的《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》。“《语丝》全盛时代，林语堂扯起了革命的旗帜，他反封建的战绩和鲁迅是不相上下的。……(鲁迅)发起所谓打狗运动，把章陈攻击得体无完肤，而林语堂正是那时打狗运动的急先锋”。林语堂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之时，力邀鲁迅，林语堂凡事积极，对鲁迅的生活都很操心，给许广平的信中有提及。由于校方领导的缘故，厦门大学乌烟瘴气，鲁迅深为林语堂担心，接着，鲁迅请辞，南下，到中山大学，林语堂也随后离开厦门大学，举家去上海。1927年，鲁迅与许广平迁往上海之际，林语堂连夜到旅馆看望，次日，又再拜访，他敬鲁迅之处，未曾有丝毫怠慢。鲁迅敏感，容易生气，他们的误会竟始于林语堂一次全无心机的对话，1929年的“南云楼风波”令林语堂与鲁迅四十个月没有交往。1932年-1933年，两人重又“相得”，林语堂办《论语》，鲁迅是重要撰稿人，萧伯纳访华，鲁迅与林语堂都陪伴左右，到1934年，林语堂创《人间世》，专登小品文：“包括一切，宇宙之大，苍蝇之微，皆可取材，故名之为《人间世》”，林语堂进一步提倡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闲适为格调”，鲁迅十分不满，他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，没有幽默可言，因此，大写文批评讽刺林语堂，而林语堂也是个性斐然的人，依然故我。鲁迅继续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把文学当作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，怒向刀丛，刺向敌人。林语堂则对现实政治失望，对革命厌倦——“东家是个普罗，西家是个法西。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，一定要说什么主义，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”。于是，借幽默来表现性灵，鼓吹闲适的艺术生活，久受西学影响的他，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找到依靠，将李渔袁枚等人的好一一挖掘，与大家一起消受。林语堂的看法在当时其实相当冷静：“今日，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，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，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，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，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灵药方，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”。林语堂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猛觉自己钻入了政治的牛角尖，不如去谈社会与人生：“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，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，只不要有人又来将亡国的责任推在清谈者之身上。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，走入清谈派”。他写“只求许我扫门雪，不管他妈瓦上霜”放在书桌玻璃片下自戒，自以为：“愈是空泛的，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，其情调自然愈深远，而愈近于幽默本色”，他开始到老庄的思想中涵养他的生命，以自由主义的姿态居于世界，坦然地告诉世人：“一向喜爱革命，不喜爱革命的人”。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价是：“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，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、提倡性灵，亦是时势使然，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，有意的孤行。”挥一挥手，林语堂就作别了政治革命的幻想，转而进行文字上的革新与科学上的实践。十年相交，缘尽人散，林语堂与鲁迅各自相向而行，林的幽默与闲适不入鲁迅的眼，鲁迅的愤怒精神与斗士风格也不合林语堂的心，鲁迅虽公然拒见林语堂，两人虽文字仗不停，林语堂却始终尊敬鲁迅：“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，疏离者二次，其即其离，皆出自然，非吾于鲁迅有轻轩于其间也。吾始终敬鲁迅；鲁迅顾我，我喜其相知，鲁迅弃我，我亦无悔。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，而为离合之迹，绝无私人意气存焉。……然吾私心终长辈视之，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，早已置之度外矣。”林语堂之慈悲与胸襟可见也。鲁迅晚年，一个都不饶恕，将愤怒与谩骂进行到底，既有国难当前的斗士精神，又有知识分子的偏激与固执。鲁迅骂过的人里，陈源杨荫榆与章士钊都有待后人仔细认识。鲁迅死后，梁实秋还有《我与鲁迅》这样的文字为自己辩白，细读，梁实秋的文字中不乏贬鲁迅之意，而林语堂的文字，虽幽默如毛笔速写人物肖像，却深知鲁迅这个人，深知鲁迅之大志，也深知鲁迅之天真暴戾与痛苦，且心疼其糟践了自己的生命，知鲁迅者，林语堂也：“鲁迅与其称为文人，不如号为战士……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，我死时，棺中放一剑，勿放笔。是足以语鲁迅。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，亦非青龙大刀，乃炼钢宝剑，名宇宙锋。是剑也，斩石如棉，其锋不挫，刺人杀狗，骨骼尽解。于是鲁迅把玩不释，以为嬉乐，东砍西创，情不自己，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，正复相同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。故鲁迅所杀，猛士劲敌有之，僧丐无赖，鸡狗牛蛇亦有之。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，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。路见疯犬、癞犬、及守家犬，挥剑一砍，提狗头归，而饮绍兴，名为下酒。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。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。狗头煮熟，饮酒烂醉，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。此一叹也，无以名之。无名火发，无名叹兴，乃叹天地

《鲁迅与林语堂》

，叹圣贤，叹豪杰，叹司阍，叹佣妇，叹书贾，叹果商，叹黠者、狡者、愚者、拙者、直谅者、乡愚者；叹生人、熟人、雅人、俗人、尴尬人、盘缠人、累赘人、无生趣人、死不开交人，叹穷鬼、饿鬼、色鬼、谗鬼、牵钻鬼、串熟鬼、邈邈鬼、白蒙鬼、摸索鬼、豆腐羹饭鬼、青胖大头鬼。于是鲁迅复饮，俄而额筋浮胀，睚眦欲裂，须发尽竖；灵感至，筋更浮，眦更裂，须更竖，乃磨砚濡毫，呵的一声狂笑，复持宝剑，以刺世人。火发不已，叹兴不已，于是鲁迅肠伤，胃伤，肝伤，肺伤，血管伤，而鲁迅不起，呜呼，鲁迅以是不起。”

《鲁迅与林语堂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